

做學術研究最困難的其實是觀點；只要花時間去蒐集資料，無論是歷史資料、問卷或訪談，總會有結果，總是可以寫報告，但是要有創新、啟發，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更怕的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沒有一個觀察是不帶觀點的觀察，如果要坐在教室裡上課的同學對教室內發生的活動進行描述，我想沒有兩個同學的描述會一模一樣；也不可能站在上帝位置的全然觀察。為甚麼你會計算男生有幾個，女生有幾個；為甚麼描述同學就讀的科系而不是身高；為甚麼不看他頭髮的顏色、是否戴隱形眼鏡？當你做訪談的時候，為甚麼不問他昨晚做了甚麼夢？當我們觀察台大福廣場的時候，有人看到滿地的垃圾，有人聽到人聲鼎沸與風吹過樹梢，有人聞到玉米濃湯的香味。你所看到的、發問的問題，都與你的觀點有關；它取決於你認為它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說與不說都反映了你的位置與角度，也都造成某種後果。該看而沒有看到是盲目，不該看而看到，我們說他戴著有色的眼鏡，也有可能助長了社會中既存的刻板印象。就像人生一樣，行動還是不行動、說話還是沈默，都已經是一種選擇、一種立場，都要負責任。因此，除了研究現象的焦點理論之外，還有許多潛藏沒有明說的價值觀或背景知識也都實地影響我們的研究，也都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加以反省的對象。

Peshkin (1985) 認為研究者未經反省的價值觀會使得研究者對於現象中某些面向盲目，因而沒有闡明其與現象中其他面向連結的機會。主觀性 (subjectivity) 同時是「可能」也

是「限制」。研究者應該反省自己的主觀性，並檢討它對於研究從頭到尾的影響。既然主觀性限制我的認知與體認，我必須知道甚麼感動我，甚麼沒有；而我的詮釋中又忽略了甚麼。他以下的這段話非常值得我們深思：「藉著主觀性，我說我所感動的故事。祛除主觀性，我並不是變成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頁280)

Phillips與Pugh (2000) 也指出有很多研究並不是去發現原來所不知道的事物，而是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知道某些事情。也就是說研究不一定是去探討未曾觸及的新世界，而是在想當然爾的事物中發現新觀點、指出原有的偏見。因此，研究不只是對於「外在」現象的瞭解，它其實反映了我們的先前理解；亦即不是在白紙上加了一些圖案而已，它讓我們反省我們原來是這樣看世界的，其間也必然導致了研究者的自我學習與轉變。Boesch (1991) 曾指出，一個嚴肅的異文化體驗必然牽涉一個自我分析的過程。正如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自己過去是用一套男性價值觀來看待這個世界；而學習同志理論以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充滿異性戀的意識形態。所以，討論同志空間，照見的是原來我們的空間是如此的異性戀！